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上海市立博物館藏書	
總號 1062	
類號 134	冊數 1
來源	年 月 日

毛澤東著



東北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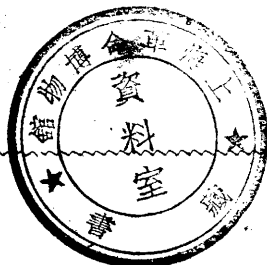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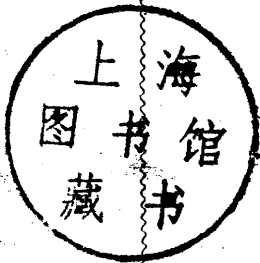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5 5912B

毛澤東著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東北書店印行



~~1626001~~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48.10.三版

著 作 者 毛 澤 東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哈 爾 濱 道 裏 地 段 街 五 十 一 號

分 店 齊 齊 哈 爾 吉 林 牡 丹 江 赤 峰 梅 河 口 通 化

佳 木 斯 安 東 鄭 家 屯 北 安 白 城 子 熱 東

哈。14001—19000。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嚮導週報』及『中央副刊』上發表——

一 農村革命

(一) 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爲不少。許多農運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以，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爲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

的後頭指手劃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逐段寫出，作為革命同志的參考。

（二）組織起來

湖南農運，就湘中、湘南已發達各縣來說，大約分爲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爲秘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爲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鬭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羣衆便計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三）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

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裏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了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的過日子，擱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

倒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四) 糟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及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班滿城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打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

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原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五）『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王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羣人滾進出，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最甚，

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所以唐孟瀛先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二 革命先鋒

(一) 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

下，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爲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頭上了。他們用繩子綑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壩）。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透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二）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

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但這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各不同，對於革命觀念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有餘錢，有穀剩的，叫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爲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

人（多屬『痞子』之類）拿了農民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的回答：『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看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游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的出隊示威，富農心裏才開始惶恐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都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恐。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

『把你們入另冊！』

『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

在這樣的形勢與威嚇之下，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了。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呢？（沒有餘錢剩米，也不欠賬，每年保得衣食

住的，叫中農）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到革命與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莫性急啦！』中農這樣回答。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的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一切破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做得出。他們對着富農中農說：

『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爲什麼還遲疑？』

富農或中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

『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是農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們中間的一些，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本，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爲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佔七十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

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佔七十分之五十。（貧農數目，他縣或沒有長沙這多，但相差當不大遠）。這個貧農大羣衆，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赤貧部份），因爲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協職員，赤貧階級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級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與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協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口號，同時尤要注意不做出幫助土豪劣紳（雖然是無意的）打擊貧農領袖的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踪。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

叫他『少數不良份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的罵『痞子』。對於這些『少數不良份子』，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他們的羣衆宣傳，對他們本人訓練，去把農會的紀律弄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失貧農階級的信心，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三 農民與農民協會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兩段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爲，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農民所做事情很多，我們須得把他們所有行動過細檢查一遍，看他們所作所爲是否如外間所傳通通要不得。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統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指揮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一)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之下

這是農會所做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那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起來了一大部份，尚有一小部份沒有起來，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起來了一小部份，大部份尚未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農民還全未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爲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

近郊區	衡山	郴縣	耒鄉	醴陵	安化	長沙	衡陽	湘潭
一六九	二三	一四	一八	一五	一五	二二	二三	一七
九、五〇九	二〇三	六九六	四〇〇	三三三	二〇	六四〇	二四二	四五〇
二〇、六四六	三、六三二	六一九	五、〇〇〇	六、七四六		一七、五九二	二七、五八八	三、〇〇〇
三、五六三	九、九九三	七、五二六	三、〇〇〇	三、五、四六〇		九、四八八	七、七五五	四、一〇〇
二、八九三	二、九六五	二、二二四	一〇、〇〇〇	六、九〇〇		九、一三一	七、五三三	二、四〇〇
一、七九四	二、一七四	二、五五〇	四、〇〇〇	三、九九八		五、三八一	五、六八八	八、四六〇
三三三	三、三八八	五、七三一	八、五〇〇	三、六四三		四、九二五	六、一三五	七、四〇〇
五八二		一一八	六〇〇	一三〇		一、四三五	二、二五六	一、一〇〇
一五六		一〇〇		六〇二		一、四六三		
	一、一三三	一六		一九五		六四三		
	三〇、〇六六			六八三			一、五七九	
		五七、二六二	五八、〇〇〇	五八、四七六	六二、三〇〇	六六、四三五	八八、二二三	一〇、四六〇

永興	茶陵	臨醴	耒陽	宜章	華容	益陽	攸縣	臨武
一六	四	六	九	一〇	六	七	二九	六
一〇九	二四	四九	一四九	一八五	四九	六七		三三
一、〇〇	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一、一四五	一、四三八	二、〇〇〇	一、五六八		二、一八三
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六、八六五	八、九三六	六、五九五	五、〇一七		一〇、一四三
四、〇一〇	二、五〇〇	二、四〇〇	二、六八四	一、六三七	二、四五三	六、五八六		四、一四六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八四四	一、二八三	一、八八七	一、五八六		二、三四一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三四一	八〇二	五〇一	七八四		九三三
五〇	六〇	六〇	六六	八七	一、二六	三二		二五四
						二六		
一〇、四四〇	一、一、二六〇	一、一、六六〇	一、二、九四六	一、四、一八三	一、四、六五二	一、五、六八〇	一、八、四〇〇	一、〇、〇〇〇

株 萍 路	南 縣	漢 壽	汝 城	武 岡	寶 慶	常 德	新 寧	平 江
二	六		六	八	七	三	●九	一七
●九九七	四九	六九	四六	四〇	一五六	五九	三五	一六一
三、一五三	一、三八四	一、一五	四〇六	一、八〇〇	一、四三八	八九〇	一、七三	一、〇三
七三	四、〇六四	三、七六	四、九五	四、五〇〇	三、三六七	二、八〇〇	六、五三	四、一九八
五三九	九〇七	一、〇四七	二、九五七	九〇〇	一、四八一	二、〇八〇	八五八	一、七八一
六八七	四〇六	一、三七八	一、三二八	九〇〇	一、七四四	三、五〇〇	三七五	一、六三
五〇	六九	二二八	四一	九〇〇	七七一	三二〇	二八四	一、〇九
二九七	八九	三三	三八	九〇〇		六五	七四	二四
一〇	四九	六一						八五
		七八						四
	三六						●	四三
六、四六四	七、〇〇〇	七、三六	八、八六四	九、〇〇〇	九、三七七	九、五四五	九、七四六	一〇、一五

慈	常	新	桂	資	鄒	祿	桂	新
利	寧	田	東	興	縣	陽	陽	化
二		八	七	五	一	一	四	六
四八	七八	四七	九五	五九	四八	七〇	五三	
二六三	四八六	四五六	八一六	二、四八	一、三二		四四五	一、五六
一、五五〇	二、三七八	二、九七七	一、一五六	一、二五	一、九一七		一七四	三、二四六
六〇一	八三三	九五五	一、〇三	八九一	六〇一		一、六七三	四九七
一、八〇六	五三六	四八八	一、五〇	三四一	四九三		一、五三五	四三四
二三六	九六	二九九	九四	六九九	五四六		四〇三	四七二
四〇	一二	一五	六	一二	二二八		二四	二〇二
			二〇四		三八三			
	七四		一九七					
	一七八		一五					
四、四九六	四、五四九	五、一五〇	五、一九三	五、三三四	五、四六六	六、〇〇〇	六、二四三	六、三三七

岳陽	永明	安鄉	嘉禾	澧縣	藍山	源江	桃源	臨湘
七 四 七	五 三 二	六 一 五	三 二 香	四 一 不	四 五 二	三 一 九	七 五 五	七 九 五
一 天	〇 五 八	二 八 〇	二 九 五	五 九 七	七 零 一	二 四 一		六 四
八 〇	三 四 三	六 六 〇	五 八 八	一 〇 零	一 九 九	一 一 七 四		九 九 五
四 〇	一 一 五 〇	六 八 〇	五 八 八	三 八 九	六 〇 四	五 五 〇		八 四 七
五 六 八	四 〇	四 四 〇	八 五 〇	二 四 九	三 八 五	一 一 六 五		一 一 九 五
六 五	三 二	二 〇	八 九	二 二 五	四 一	二 四 三		四 七
二	二	一 八	三 三	六 六	二	四 六		三 二
								一 〇 五
								一 五 二
					三 五			八
17010	二、一八二	二、二九八	一、四五三	二、五四九	三、三五〇	三、八三九	四、〇〇〇	四、〇七九

叙	浦	二	二	五	四	〇	七	七	五	三	三	二	二	〇	四	一	〇	八	七	一	九	六	五
道	縣	一	三	三	九	一	三	六	五	四	〇	二	八	二	四	〇	三	五	六	一	八	三	五
澧	溪	三	一	七	一	〇	二	三	五	〇	五	二	〇	一	四	〇	八	二	一	三	一	〇	六
綏	寧	四	一	五	一	二	一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二	九	七	二	三	四	一	〇	一	一
寧	遠	八	一	三	八	六	四	八	〇	一	〇	五	一	五	九	四	二	一	〇	八	九	二	二
城	步	一	八	二	三	〇	一	九	五	三	七	二	一	〇	一	七	四	一	三	一	四	八	八
零	陵	四	一	五	一	三	一	三	一	六	七	一	五	一	八	二	九	五	八	六	九	七	七
麻	陽	九	一	〇	三	四	八	三	六	三	六	一	九	四	二	二	四	八	六	三	〇	三	〇
芷	江	四	一	二	八	七	六	七	三	七	三	七	三	七	三	七	三	七	三	七	三	七	三
總	計	四	六	二	六	八	六	七	一	三	六	七	二	七	二	七	一	三	六	七	二	七	二

(二)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即在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爭鬪。這個爭鬪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爭鬪，這個爭鬪不勝利，一切經濟爭鬪，如減租、減息、資本、土地等等，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份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縣）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爭鬪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與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爭鬪，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一) 清算 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無數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有了這樣的機關就打戰。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打下去。

(二) 罰款 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行爲，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三) 捐款 向爲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資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爲輕。有些地主爲免調計，自動的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四) 小質問 有破壞農會言語行動而罪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語行動了事。

(五) 大示威 統率大眾向與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家裏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還有率領一萬五千羣衆向六個劣紳家裏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的。

(六) 戴高帽子遊鄉 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着，前後簇擁着一大羣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戰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敢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最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子是嚇烏了臉，但結果農民議決今日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爲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七) 關進縣監獄 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下，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與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八) 驅逐 這是土豪劣紳之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

怕殺，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運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跑到上海，次等跑到漢口，三等跑到長沙，四等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軍閥。逃到縣城的，資格雖已算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發覺甚易。湘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會歸咎於農民驅逐湖人，以至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里之一斑。

(九)槍斃 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乃農民與各界民衆共同做的。如寧鄉的王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乃農民與各界督促政府槍斃的。如湘潭之晏季秋，乃農民與各界強迫縣長直接槍斃的。寧鄉之劉昭，乃農民直接打死的。如醴陵之彭志菴，益陽之周天爵，曹雲等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審判後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有一個二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昇殺人不自覺。長沙新廣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名其曰殺匪；湘潭銀田寺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二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個，活埋四個。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花子開張」，這兩個叫花子便各自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白色農村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一二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三)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一) 不准穀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穀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上爭鬪上一件大事。在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穀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與囤穀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果然穀米阻得水洩不通，穀價也大減了，囤積居奇的絕跡，此事會引起地主、富農、商人以至政府的大不滿，但這是佔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廣大羣衆所爲，在他們目前的利益上他們認爲應該如此，這件事的政治的經濟的解釋還在後面再說。

(二)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小弱時代，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一到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都說：可惜去年交租時農民會尙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下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宣傳，地主們亦都在問減租辦法，斷無反抗的可能了。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三)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及至十月以後，便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都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因自耕，退佃可以准許，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尙無一致解決辦法。

(四) 減息。安化已普遍的減了息，其他縣亦都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賬的事，此是農村一大問題，詳細當待後段論列。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賬。舊

賬不僅減息，連老本都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四) 推翻鄉村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鄉政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所佔領，他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有獨立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征收如畝捐等，有獨立的司法如自由逮捕、監禁、審問、處罰等。這樣的鄉政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鼻子裏『哼』一聲，農民都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普遍的地主階級威風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場，都總團總都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的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的舊式鄉政機關。

(五)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武裝，中路較少。西路南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還要多於此數。農運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過猛，地主階級招架不

住，其武裝勢力大部份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寧縣。小部份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屬傾向於投降，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份則站在和農會對敵地位，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正在加以打擊，均可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爲「挨戶團常備隊」，而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乃建設農民武裝的一部份，在目前雖然有一些還在鬭爭中，但湘中湘南各縣是已經不成問題了，只有湘西還有些問題。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運各縣，梭鏢便迅速的普及。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爲「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連舊武裝勢力，乃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戰的一種新起的「東西」。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東西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副梭鏢，而不應限制他，以爲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六)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在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的縣，無論什麼人去當知事，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麼人

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都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運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鷹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不敢捱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時，縣知事與土豪劣紳是勾結的。農民的權力漲至與地主勢力平行時，縣知事取了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是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的。上頭所說『農民說話飛鷹』，乃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 凡事取決於縣長與革命民衆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列席的人，縣長以外，爲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及縣學生聯合會、國民黨縣黨部的代表。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衆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是絲毫沒有問題的。現在的縣政府形式與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乃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黨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新靠山，才開始以結民衆團體，才變成上述的局面。

(二) 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與『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兩件事，尤以後一件爲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民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稟帖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

放在那裏空虛着。

(三) 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裏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裏人，尤其是縣政府餽養的警察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七)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

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支配，即：(一) 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 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 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的陰間系統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支配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神權、族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乃束縛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為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治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着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營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沉潭』『活埋』等肉刑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女人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鳴大噪，士

豪劣紳長掛先生嚇的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着農運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佔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醜陋迷信打菩薩的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儼神）遊香。涿口伏波嶺廟內許多菩薩，因為辦區黨部地址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所以當地的道士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與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高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與農民共同燒燬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說：『莫造孽！』原來無論何地，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與婦女，青年與壯年農民都是不信的。農民協會是青年與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性的方面也比較的有自由，農村中三角及多角關係，在貧農階級幾乎是普遍的。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着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的搖動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制度，都隨着農民權力之昇漲而動搖，唯在已往以至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都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的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爭鬥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鬭爭，期於澈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鬭爭，期於根本

解決貧農的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與片面的貞操觀念之破壞，乃是政治鬭爭經濟鬭爭勝利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生硬的勉強的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呢，那必被土豪劣紳借爲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的口號專來破壞農運，湖南湘鄉、湖北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自己的雙手去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的代庖丟菩薩。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丟，祖宗牌子要農民自己打碎，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摧毀。

我在鄉裏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台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麼？」

「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裏農會工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麼？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

「神明麼？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祇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紳麼？那這「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千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會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滅租，我請問你們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的農民都笑起來，我料想在他們的一笑中間，神和菩薩都跑光了。

(八)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一定不能罷，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去，復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出到他們的嘴巴。假如有一羣孩子在那裏玩罷，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着另一個小孩子鼓眼瞪腳揚手頓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葉開鑫，一會一個打败了，一個跟了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固然街上的小孩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孫中山先生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中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的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樣的人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

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警察欺負，現在農民可找了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警察打罵菜園農民時，菜園農民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警察沒得話說。湘潭一個區農民協會，爲了一件事與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

『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的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廣大的政治宣傳影響，及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三次大的羣衆運動，在這些運動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的舉行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所以效力很大。今後的注意，就是要在各種機會裏，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使他的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九) 農民諸禁

農會在鄉下樹立了權威，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嚴禁和限制起來。最禁的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 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會燒了一擔麻雀。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沒有。

賭 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裏大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 非常之禁得嚴。農會下令令繳煙槍，不敢稍遲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

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桿「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諷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各縣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衝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爲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 一種淫褻的小戲，許多地方都禁止演唱。

轎子 好多縣都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禁止坐轎子已成風，只有做農運的人可坐。否則呼打。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他們總想打，惟農會禁止他們。做農運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潤人省了錢，而轎工無事做要失業，豈不是害了你們自己！」農民們想清了，答曰：「不錯呀，」他們於是出來新轎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 普遍禁止用穀米煮酒熬糖，所以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一文賺，只好不煮了。

豬 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爲牠吃去穀米。

雞鴨 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雞三個，福田鋪地方只准喂雞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爲鴨比雞更無用，牠不僅吃掉穀，而且搥死禾。

吃席酒 豐盛酒席普遍的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荀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

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二都有鐵家灣討媳婦，用的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羣人湧進去，把蛋糕席攪得糜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 這是南方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一種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利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際的力量去禁止，城裏人總是要吃牛肉，故城裏人總是要殺牛。農會起來後，實際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商。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縣城亦無人敢殺。一個農民他有頭牛從高地跌下來脫了腳成了廢牛，不敢殺，問過農會，得允許，才敢殺。株州商會冒失殺一頭牛，農民一天湧上街鬧罪，結果商會罰錢而外，加上放炮竹賠禮。

遊民生活 如打春，讚土地、打蓮花鬧，醴陵議案禁止。各縣有議決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惡，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兩壇廟，素聚流民，說也不服，農會起來後，都悄悄走了。同地湖堤團農會，捉了三個流氓挑上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多得很，如醴陵禁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頂——瑞籤。湘鄉的殺水地方水烟都禁了；二都禁放鞭炮與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尊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是對於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

聯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着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禮的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受商人剝削非常厲害，不得不消極的自衛，這是奸商剝削的緣故，並非農民有拒絕工業品，實行東方文化主義。農民的經濟自衛，有勢必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販賣，共同生產，並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便不必以阻穀為維持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唯一方法了。

（十）清 匪

從堯舜禹湯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那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勝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黑夜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有些地方雖然還有些小偷，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那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踪。二是農民禁阻穀米，穀米價值極廉，去春每穀一擔價六元的，去冬價只二元，貧農可以用較少的錢買較多的穀，民食問題不如從前之嚴重。三是會黨一概加入農民協會，在農民協會裏頭公開的逞英雄吐怨氣，於是「山堂香水」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够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禁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都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

『農民協會麼？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子好處！』對於禁牌賭、鴉片與禁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十一）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却因農民運動之興起，土豪劣紳之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這也算農民協會功績之一。

（十二）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完全是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乃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受文化的國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就是農民，農村裏剝削階級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却努力在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在學校讀書時，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是『愚民可惡』。民十四在鄉下住了半年，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極對。鄉村小學校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而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替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故農民寧歡迎私塾（所謂『漢學』），不歡迎學校。寧歡迎私塾老

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却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一個鄉農民協會有夜學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夜學，以為這樣的學校才真正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的來源，就是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閒公閒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彼此不免發生衝突，結果總是各得若干，有些地方農民或者要完全得了。農運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自然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所學校在鄉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十三）合夥鋪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的確確是農民的需要。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的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會為鹽組織合作社的非常之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多不合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運的同志，總是殷勤的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合作的名詞在農民太不通俗，或可以譯之為合夥鋪。

（十四）修道路塘壩

這也是農會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道路非常之壞，因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

來，所以只好讓他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大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却並非慈善事業，乃出於強迫，但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却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他乾旱，餓死佃農，他却只知收租，不知其他。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的發命令強迫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却很和氣的對地主說道：

「好！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斗穀一工！」地主爲斗穀一工割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皆農民在農會指揮之下做出來的，請讀者們數一數那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諸位先生之意，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爲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嶽峙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談喚起民衆，民衆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與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

本書原版漫沒有找到，這裏印的第三章是最近輾轉抄錄得來的，可能有錯誤之處，待將來找得原本時，再加校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215 5912B

~~0007850~~



3.14/0006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48.10.三版 哈.14001—19000

基本定價：1.10元

1836001